彭城七里 上新了

我在彭城七里，记录美好



文/本报记者 于阅章
图/本报记者 王宗鹏 陈炯全

穿梭，定格，按下快门……这是我在彭城七里记录美好的日常。

我是王琨，独立摄影师，也是土生土长的徐州人。

常常有人问我，拍了这么多徐州，最打动我的是什么？是云龙湖的粼粼波光，还是两汉绵延的气韵？

于我而言，答案就藏在彭城七里这条不断生长的城市文脉之中。

早年在北京工作，摄影只是我的业余爱好。年少总想着逃离故乡，远行方知故土可贵。2007年底，我回到徐州，索性把热爱变成事业，一头扎进摄影里。

最初，我总扛着相机游荡在老城街巷，遇见动人的画面便按下快门。东拍一帧老巷门头，西拍一张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，很快就攒了一大堆老城碎片。

单看每一张都藏着故事，可放在一起，总觉得少了一层能让人读懂它们的语境。

直到彭城七里城市更新工程逐步推进，这份语境，才慢慢清晰起来。那些散落的影像，终于有了落脚的根。

就拿黄楼来说。

40多年前，我在民主路小学读书，家住黄河新村。每天四趟往返，次次从黄楼门口经过。那时候老城墙尚存，黄楼大门常年紧闭。

在年少的我眼里，它只是街边一座普通老楼，以致后来我举着相机路过，也只是随手一拍，未曾深究背后的故事。

随着徐州不断深挖彭城七里的文化内涵，我才静下心来，走近黄楼，试着读懂它。

这才恍然，它就是那位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曾日日擦肩而过，我竟从没把苏轼当年抗洪守城、筑楼镇水的往事，同眼前这座建筑联系在一起。

我想，这正是彭城七里城市更新工程的意义之一：让沉睡的历史文脉，走到更多普通人面前。

读懂黄楼之后，我的镜头有了明确方向。拍摄不再是随性闲逛，而是想好好记录下这条珍贵的历史文脉。

下圆墩遗址从围挡中的土层遗址，变成可散步的口袋公园；石磊小区披上“古韵新装”，居民日子也更便利；文庙街区让千年文庙嵌入现代商圈……透过镜头，我愈发真切地看见：徐州的历史文脉，正稳稳扎根在普通人的日常里，代代延续。

前不久，我在彭城七里的南山状元里举办了一场摄影展。同一机位、相隔十年的照片，一张张挂上墙面。古院落白墙黛瓦，恰好安放这些跨越时光的画面，古今在此对望。

旧石承载岁月，新人续写篇章。古建不变，可站在它面前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新故事就顺着旧砖缝，一点一点往外冒。

看着那些在对照图前驻足的背影，我更确信一件事：建筑是骨架，人，才是文脉的温度。

在彭城七里，黄楼公园里拉魂腔照常响起，文庙街区年轻人端着咖啡自在穿梭，倒马井边老人晒着太阳闲谈。景还在，人依旧在景里过日子，文脉就不会沉寂。

传承，从来不是死守一栋老屋、一件旧物。更珍贵的是，有人愿意停下脚步，感知自己和这片土地的联结。

在彭城七里，总能看见奇妙的融合：手作小店、新潮铺子顺着老街肌理慢慢生长，古老厚重和年轻鲜活撞在一起，这就是当代徐州。

从黄楼向南，城下城遗址、回龙窝、戏马台、户部山一路绵延，235处历史文化遗存，把徐州数千年的岁月，一层层铺在脚下。楚汉风云、黄河往事、文人风骨、市井烟火，全浓缩在这方天地里。

历史不该只封存在书本和博物馆里。它就在街巷的砖缝里，在街坊邻里的闲谈里，在老店升腾的那缕烟火之中。

如果你来到徐州，不妨慢下脚步，来彭城七里走一走。看一看老建筑，听一听街巷里的人声。或许在某个瞬间，你会忽然懂得那种属于徐州的、独有的千年浪漫。

我用镜头定格光影，留住彭城七里的烟火与文脉。这份对家乡的热爱，从不止一种模样。有人执笔墨描摹汉风古韵，有人以唱腔传唱乡音旧事，也有年轻人用短视频、创意设计，把老故事讲出新花样。

文脉的传承，是每一个普通人，以自己热爱的方式，与这片土地双向奔赴。

我在彭城七里，用镜头记录美好。记录的，正是文脉活在烟火里的动人瞬间。

